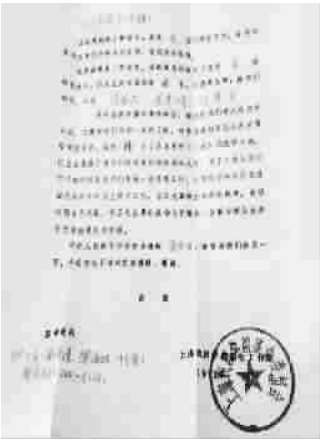


# “文革”后期艺考亲历(下)

◆ 奚美娟



上戏学习班通知书

如此这般地考到最后,在整个川沙县的几千名考生中只筛选留下了12名考生进入了正式考试。那时我们这几个人已是经历了四次考试,我也一边考一边了解到一些专业知识,如:哪些是标准普通话中的前后鼻音,什么叫小品,等等。现在回想起来很奇怪,我每一次去参加考试,都只觉得是出门去玩的,很开心很新奇,没有一丝紧张感,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人生道路正在发生重大变化。

在上海川沙县的招生试点工作结束后,招生组又在上海市区和华东六省一市展开了规模更大的招生工作。在那段时间里,我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,依旧回到杨思公社务农。过了一个月左右,我接到招生组的通知,让我去上海戏剧学院参加

一个学习班。当年川沙县文化馆的林幼光老师专程把通知书送到我家,妹妹把还在农田里干活的我叫了回来。那份通知书上这样写道:“川沙县文化馆:这次我院按上级指示,到您县进行招生工作,得到您们的热情关怀和大力支持,我们表示感谢。我院表演系在您县进行初选后,进入正式考试的有12名。这些考生中,经我们研究,认为李国忠,奚美娟,陆燕芳等三位同志各方面条件较好,拟选拔他们进入我院学习班,以便对他们做进一步了解。待学习班结束以后决定最后录取与否……”通知书的落款是“上海戏剧学院革命委员会”。

## 命运七日

到上戏参加最后复试的学习班时我才了解到,这次的招生共挑选出了将近六十名考生,为了确保考生质量,招生办决定让我们这些考生在上海戏剧学院集中住一个星期,短期训练后,排练一台节目汇报演出。待演出结束,才能最后确定这将近六十名考生中的四十五名(实际上最后录取了四十九名),作为那年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最终被录取的学生。事实上我们这届表演系学生的名额,原本定的是招六十名,分两个班。一开始招生组沿用“文革”前的标准,考试过于严格,到最后经过层层筛选名额没有招满,临近开学前,只好又到上海所属的安徽黄山茶林场等地急招了几位学生,最后,在川沙县考生中,又补录了一名男生。这样,整个川沙县共录取了四名考生。那次招生的严

格程度,从让我们这些最后入围的考生住在上戏一周、集中进行专业训练就可见一斑。这在上海戏剧学院的招生史上,应该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。

为参加最后复试而入住上海戏剧学院,这是我有生之年第一次走进上海戏剧学院的校园。那一周里,除了每天排练,只记得女生宿舍里是有一位女老师陪着住的,她是表演系的魏淑娟老师,除了晚上在女生宿舍陪我们,她在白天也参加对我们的业务培训,还负责我们这批考生的生活事务。不知为什么,那段生活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,是在结束一天的培训后,临睡前魏老师从家里赶到我们女生宿舍,在最靠近门口的那张上下铺的木板床边,和我们交待几句,然后熄灯与我们一起休息。虽然魏淑娟老师后来也没有教过我,但我几十年过去了,我仍然对她那充满关爱让人信赖的脸庞印象深刻。

一周后的那次汇报演出,我被安排在一个主要片段里扮演一名医生,在那个只有几分钟的戏剧小片段里,我这个只有十八周岁的青年被要求扮演一位有经验的中年医生,这是我第一次和戏剧人物亲密接触,完全没有经验又渴望去靠近,自己和角色之间的各种差距,强烈激起了我的新鲜感与求知欲。我非常努力地努力,只要老师有一点启发,做一点示范,我都能原封不动的去照着做。每天排练结束后,我再把老师白天对我提的要求在脑子里过一遍,在动作上复习一遍,可还是有些不尽如人意。到了正式汇报演出那天,在上海戏剧学院老剧场的前

台(此剧场现已被拆除),我化妆成了一位留着齐耳短发、身穿角色服装的中年医生。当我在后台的镜子里看到这个形象时,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,我突然觉得自己就是那个中年人,老师在排练时要求的,比如:那个医生走路比你自己要稳重,说话声音也没有青年人的尖脆,等等,都神奇般地意识到了,领悟了。带着这样对于表演艺术朦朦胧胧的初次感受,我上台顺利地完成了汇报演出。舞台上黑压压的一片,据说,全上海许多专业团体的有关人员都来了。毕竟这是“文革”后期上海戏剧学院第一次恢复招生,大家都想来看看这些经过千挑万选来的人,究竟是什么样的。台上台下互感新鲜。负责排练我这个戏剧小片段的老师叫徐企平。他后来当了我的班主任。

时光飞过四十年,前段时间,当我终于有机会又见到当年给我送学习班通知书的林幼光老师时,他告诉我,那年在川沙县的招生考试中,上戏表演系的主考老师张振民很看好我,曾和他说:“这个考生气质很好,以后可以演生产队长”。哈哈……我听了开心大笑,原来是这样啊。其实在我以后的演艺经历中,几乎就没有机会尝试过“生产队长”那样的角色呢。

人生多奇妙,1973年在上戏的那短短一个星期,就成了我们这几十个考生的“命运七日”。此时,艺术的命运之门向我们敞开了。但大家都知道,其中有十几位考生还会被淘汰,这要等到当年9月开学时才知分晓。可就在这时,一件意

外事的发生,让艺术之门提前在一位考生的面前关上了。一位外表形象与业务水平都明显好于其他考生的男生,家住杨浦区,算是市区户口,有一天在男生宿舍的公共洗漱间他对另一位来自农村的考生说:你帮我把衣服洗了,我就把这块肥皂送给你。那位农村来的男生认为这是在侮辱他,就把此事告诉了老师。现在想想很有可能此话是那“市区男”的调皮玩笑——那时我们都只有十八九岁,思想也没有那么复杂,可是在那个特殊年代,这样的事情会被看得极严重,认为这个学生的思想品德有问题。当我们结束最后一次考试离开时,就听到有老师委婉地对他说:“希望今后在别的工作岗位上听到你的好消息”。

前几年偶然的的机会我在另一个城市巧遇当年的“市区男”,他早已是事业有成的人。我们热情地打招呼,在场的人都奇怪地问,你们怎么会认识的?他狡黠地朝我笑着回答:“我们是同学……”当年考试时他的经历,今天讲起来也成了笑谈。我想,这位在当年没有成为同学的“同学”,冥冥之中也许就应该走今天的这条人生路,他在自己的工作领域里,已经成为一个佼佼者。反之,谁又能确定当年顺利入学的那些考生的人生,就一定比他有价值呢。

就这样,被反反复复挑来挑去,在1973年的9月1日,我正式入学,成了一名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在“文革”后期恢复招生后的首届学生。(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)摘自《档案春秋》2014年第11期

## 神探

李动



### 20.痕迹专家明德茂

陈志杰尚未回过神来,谷队长问他,你什么时候结婚的?女儿何时生的?情人什么时候认识的?陈志杰都不假思索地对答如流。谷队长提醒他说:“这就是第一次,凡人生中第一次经历的事情都会铭心刻骨。”谷队长反问他:“难道反复关照你要单独保管,你第一次进保密仓库竟会忘记?从机场到仓库多少时间?”“4分钟。”陈志杰脸色陡变,鼻尖上沁出了细密的汗珠。谷队长反问:“仅仅4分钟你忘记了,有道理吗?”陈志杰支支吾吾:“没有道理,忘记了是没有道理的。”

第二天晚上9点钟,谷队长继续泡了一杯浓茶,改变了昨晚梳辫子咄咄逼人的审讯方法,而是改为攻心为上的战术,大打亲情牌。只字不提钻石,却大谈父母的养育之恩,妻子的恩爱之情,女儿的绕膝之情。讲到女儿:“她好多天没看到你,非常想你,多次问妈妈,爸爸出差怎么还没回来啊。”陈志杰听罢像刀挖了心窝一样难受,突然抱头至膝。沉默良久,陈志杰哀求道:“今天我头疼,明天说,我做的事保证说给你们听。明天能让我看看老婆和女儿吗?”谷队长说:“只要你好好交代,可以考虑你的要求。”深夜12点半审讯结束。

第三天晚上7点多,谷队长早早地坐到了审讯台前,见陈志杰手上包着纱布,谷队长已听说他昨晚自杀未遂的情况,赶紧坐到他边上,捏着他的手,同情地说:“昨天不是说好的吗?为啥想不通?”陈志杰抓着谷队长的手突然急切地说:“快!快!钻石,要快,否则,追不回来了!”谷队长说:“别急,慢慢说。”

陈志杰说:“钻石是我偷的。那天我接过货物时,听说是贵重物品,想到不久将去英国,何不临走前捞一票。所以我故意交货时没告知小姚这是贵重物品,趁他放到一号位上不注意时,随手扔进我的车里。当晚,我将这包东西带出单位,开始以为是金银首饰,可骑车到东安路中山南二路时,我打开一看,全是

玻璃珠样的东西,心想这些东西没有用,如果送回去一定会被查出来‘炒鱿鱼’,还不如扔掉。于是我将13包钻石一路上胡乱撒掉了。”谷队长感叹:“真够慷慨的,你知道吗?一粒钻石就是100多美元。”陈志杰听罢惊呆了。分局组织了100多名警经过五天的昼夜寻觅,共检回1.785克拉钻石,价值20多万元。

803有个痕迹专家叫明德茂,他为中国的刑侦痕迹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,先后荣立一、二、三等功和嘉奖20多次,被国务院聘为特殊专家,享受特殊津贴。此外,他还组织同行攻克了枪弹痕迹鉴定的技术难关,研制出W833——擦划痕迹计算机自动识别系统。这两项科研成果在全国公安系统得到了推广运用,两次荣膺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。他探幽索微60来个春秋,传奇式的一生中已勘查各类犯罪现场1000多起,现场的犯罪率高达90%;他受理检验各类犯罪痕迹2700余次,许多疑难蹊跷的痕迹,经他鉴定成为定论。

明德茂是1954年初由江苏泰兴中学毕业,考取上海市公安专科学校,两年后,以优异的成绩毕业。他对破案有着极大的兴趣,在分配自愿表上去向一栏里,他郑重地写上了当一名侦查员的愿望。没想到结果阴差阳错,分配到上海市公安局治安处技术科。他找到治安处处长,要求调到刑侦队去。处长语重心长地告诉他,现在我们更需要的是技术人员,你学习成绩好,有一股子钻劲,所以才挑上你的,望你安心工作,早日做出成绩来。

痕迹检验,总体上来说分为手印、脚印、工具、枪弹四大类。勘察现场是破案的基础,通过勘察现场,觅到犯罪痕迹,才能确定案件的性质,而痕迹鉴定又是勘察现场的第一道程序。及时发现和提取罪犯作案时留下的蛛丝马迹,才能为侦破案件提供线索,为侦查员指明侦破方向。

### 14.黑影从天而降

走廊里突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。Tina冲了进来。“Tina?你不是跟Steve去房地产公司了?”“我忘了充电了!”Tina手举微型摄像机,“今天早上才发现,就剩一格电了!充电器还落在公司了!”

Tina直奔自己的桌子。“没关系,别急。慢慢找。你跟Steve约的几点?”“9点整,在华夏房地产大堂!”“华夏房地产在哪儿?”“西直门!”

Tina一把把充电器从包装盒里揪出来,其他配件纷纷落地。燕子赶忙弯腰帮忙收拾。“肯定来不及了!”Tina跺着脚。“等等,这是不是车载充电器的接头?”燕子从地上捡起一个黑色的东西。“什么接头都救不了我!”“未必。”燕子抓起皮包和外套,“我开车送你去西直门,你就在我车上充电,不会迟到的!”GRE的规定:迟到5分钟就要扣1小时的绩效。那可是调查师的命根子。

燕子把车停在大厦前的停车场。燕子本想立刻回公司去。但Tina把钱包落在她车上了。Tina给燕子发了短信,说马上就找机会下来取。燕子也不急。反正已经迟到,五分钟和一小时都没有区别。燕子下车透透气,短信又来了。这回不是Tina。133035XXXX33,不在手机电话簿里。

“这些年,你还好吗?”短信只此一行。燕子不由得抬起头,仿佛那短信从天而降。应该不会是高翔。他给过燕子名片,燕子却从没给过他手机号。燕子把短信删了,把手机丢进皮包里。也许是发错了,或者纯粹无聊。不如想想她的新项目。大同永鑫,怡乐集团,还有叶永福。

突然间,有个黑影从天而降,落在一辆金杯车的后面,发出一声重重的闷响。有人大声喊:“有人跳楼!”这里有医生么?燕子听到叫喊,拔腿跑上前去,看见那趴在血泊中的男人,头仿佛被人猛击了一拳,突然间茫然一片。

燕子的胳膊一把被人拉住。她浑身一颤,一扭头,看见Steve炯炯的目光。他薄薄的嘴唇,几乎就在她耳畔:“他已经死了。”一股热浪滚过耳垂。燕子打了个冷战。

Steve挽住她的肩:“走吧,这是他们公司的内部事件,我们不要掺和。警察马上就要来了。”燕子闭上眼。眼前浮现出金色的沙滩。沙滩上的中年男人,正把女儿高高举过头顶。小女孩大声喊着:“我飞起来了!爸爸,我飞起来了!”燕子被Steve强拉着往回走,泪水不断地流下来。

“他要解雇我!”Tina从Steve办公室里走出来,一屁股坐回自己的座位上,细细簌簌地抽鼻子。“为什么?”燕子吃了一惊。“因为我把你带到华夏房地产去了!”燕子直奔Steve的办公室。Tina吃了一惊,老方在一旁眯起眼睛微笑。

“请把门关上。”Steve注视着电脑。燕子关了门,转过身问:“为什么要解雇Tina?”“她玩忽职守。”“她只是忘了充电而已,不至于被解雇。”“对于调查师来说,任何错误都可能是致命的,错误没有小大之分。”“别的调查师也犯过类似的错误,但没被开除。”“她不但忘记充电,还带你去华夏房地产。”“是我坚持要开车送她去的。”“她该阻止你去。”“为什么?”“因为目标人以前见过你。”“她不知道目标人见过我。你没让我告诉别人去斐济的事儿。”Steve漠然不语。“可我知道。我知道目标人见过我,该解雇的是我。”“到底该解雇谁,不是你该操心的。”Steve看一眼燕子,随即又把视线转回电脑。

好长一段沉默。Steve终于先开口:“还有什么事?”燕子咬住嘴唇,不吭声也不挪动地方。“没事就出去继续工作。让Tina进来。你知道有多危险吗,如果让他看见你的话?”“我明白。”“你不懂!也有人不会寻死,他会杀了你全家!”Steve逼视着燕子。“可他死了,而且就躺在我眼前。”燕子的双眸晶莹剔透。“他贪污了三千万人民币,是多少人一辈子工资的总和?你只不过揭开事实真相,那是调查师的职责。”燕子低头不语。

“Yan,”Steve降低了声音,“坚强些。这在调查师身上是难免的。”Steve眼中闪过一丝温柔的光。昙花一现。燕子心中微微一动,点点头,转身走出办公室去。

## 黄雀

永城



秘密调查师